

锦县文史资料

第四辑

赠 阅

政协锦县委员会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辽阳市锦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

目 录

张作霖驿马坊莹地·····	张显华 (1)
忆父亲张作霖·····	张怀英 (8)
张作霖被炸身亡·····	温守善 (14)
雄鹰踪迹遍天涯	
——介绍老作家肖军·····	张 栋 (19)
锦县中正中学成立始末·····	何 敏 (40)
伪满的新学制与奴化教育·····	岳达人 (47)
日伪时期凶残的“缴土”·····	宋 凡 (62)
恶霸孙涤尘·····	张显华 (64)
起义前后·····	李葆荫 (73)
恶霸周振东的覆灭·····	傅振林 (91)
高价寿联·····	孙绍文 (96)

张作霖驿马坊莹地

张显华

封建时代，群众对埋葬老人莹地的选择与确定，是非常重视的。无论贫富，都要聘请名高望重的在堪輿上很有造诣的风水先生，为之相地势，看风水，以期后代的官禄显赫，以定将来的福寿绵长。张作霖的坟地，据驿马坊七十三岁的齐子荣介绍，民国元年（一九一二年），有一位风水先生，乘车看相驿马坊附近的山形地势，撂罗盘、弄仪器、选相了有风水的地处，才确定了莹地。安葬的方向，是头西脚东的乾山巽向。坟莹地的西南山上，有一方形平面玉石，每当旭日东升，方石闪耀发光，这块石头，是否玉石，因山高坡陡，无人敢于问津。山的后面，有一山尖远望似猴，栩栩如生。这个奇相，必须在墓门前的小桥上才能清晰可见。确系难得的莹地。

民国五年，张作霖以其显妣（即去世的母

亲)，由黑山县移葬此莹地，立为主坟，以后依次埋葬。那时张作霖小有发迹，对莹地未能大兴土木，只是把莹地稍具轮廓，植种了一些松树而已。后来其妻去世葬入该莹地。莹地约占地二十余亩。当张作霖由师长而督军再兼省长时，官位显赫，似此官运亨通，窃以为是莹地之灵。于是大兴土木，美化莹地，以壮观瞻，更增加宝地气势。在莹地的四周，砌成花墙，墓门前边，立了碑坊及凉亭，并立有粗大石柱，石柱顶上镌有石狮子。莹地坟前立有座碑（碑文见后），碑前设有长方形石桌，概是摆祭品之用。莹地外边盖些房子，以供看坟的居住。看坟的人必须是最可靠的人或至近亲友，带家属长期住在这里，看守莹门，任何人都不准进入。看坟者并耕种莹地附近的土地，收获归己。

张作霖由东北王一跃封为全国陆、海、空军大元帅（实际相当总统）后，旨意在抚顺章党附近，选有傍山依木，风景优美，地形众出之处，按着过去皇帝登基就位始修陵墓之例，也大兴土木，兴修元帅陵。以北陵为模式，从北

平西郊石景山隆恩寺以及太祖努尔哈赤第七子阿巴太等人墓地运来一些石人、石马、石狮子以及翁仲等六十二件，建筑非常雄伟壮观。以此作为葬身之处。

民国十七年（公历一九二八年）四月十八日，张作霖由北平回奉天，竟在皇姑屯被炸身亡，停柩待葬于奉天珠林寺内暂厝。待元帅陵修好后，再行安葬。

据辽宁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原张学良旧部荆文岩亲睹，张作霖被炸身亡后，因元帅陵尚未竣工，灵柩停于元帅府。“九、一八”事变后，荆文岩于一九三一年跟张学良到北京做财粮，走时，亲眼见到棺材在元帅府，以后是否移到珠林寺他就不清楚。但他确知，张的灵柩是经张景会（当时黑龙江省省长），张海鹏（伪满陆军部长，总理大臣）他们操办，移葬锦县驿马坊的。

查张作霖的军需处长栾贵田撰写的文史资料关于张作霖二三事中所述：张作霖被日寇炸死后，停柩沈阳东关珠林寺待葬，在抚顺修治陵墓，没完工日寇侵入沈阳，破坏了正在修治的

陵墓。张氏旧部彭贤等把张移葬到驿马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的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五辑第197页）

在日本人占领东北已六个年头，即一九三七年（康德四年），日本人认为张作霖的遗体不能久厝于珠林寺，而建于章党的元帅陵未竣工，决定移葬于驿马坊前，电报通知其子张学良，又找些张的旧部，如二十八师师长汲金纯等人，作为发起人。当时广大群众纷纷议论，日本人是杀人的凶手，又装出一付善良的面孔，说什么安葬咧，这完全是缴买人心，自欺欺人罢了。

安葬时大事操办，由奉天开出一列专车，直到石山本站。日本官兵有二、三十人，其它工作人员很多，还有和尚、老道、喇嘛等。张氏的灵柩与众不同，有大头小头的，下边有四个轱辘。下车后，由车站去莹地的行列，约有一里多地长，其中挽联、花圈、万民伞、万民旗等，由奉天带来的僧侣鼓乐，以及由锦州来的僧侣和鼓乐，由石山车站起行时全体都吹奏起来，每过一村，也要吹奏，浩浩荡荡，非常热闹。

事前由地方雇民工，傍其妻坟的南侧，打一个比棺材大些的墓子，然后在三面用砖石砌墙，灌以水泥。灵柩下安，再以水泥板封口，然后与其妻共同培成一个大坟。

现在这坟塋地，已经墙倒屋塌，以前所栽的数百棵松树，于一九五八年因松毛虫危害，被地方砍伐了，已经是一片荒凉，俞仲遗墟草树平了。于一九六三年，地方在塋地附近，又栽植了一千多株苹果树，和数百株桃树，每当春风煦煦，果树含苞吐蕊，芬芳宜人，已成为绚丽夺目的花果园了。张氏墓的残存，还有两座石碑。

墓碑古时多以方石为其形制，碑冠多刻有篆额，并以螭、虎、龙、雀以为饰。碑文都是纪事颂德。张作霖的墓前有两筒碑，都以方石为形制，高三米（连座及冠），宽九十公分，厚三十公分，碑座雕有赑屃（是最有力的物）负碑，碑冠以龙为饰，由于龙身盘曲形成九个空孔，按古礼爵位高的官员才能用龙作碑的形制，因此这部由龙所形成的九个空孔，除非官高民重，才能用，名曰“九眼透龙碑”。官

较小的只能透几个眼不能全透，张作霖的两筒碑都是九眼全透，似有潜越之意。

这两筒碑：一个是张学良为其祖母而立。另一个是张作霖为其母而立。兹将这两筒碑的碑文分录于下：

奉

天承运

皇帝制曰沛酬庸之庆典茂对皇庥敷锡类之殊荣曲成臣孝尔张有才乃郎中銜加五级张学良之祖父箕裘绍绪诗礼垂声貽厥孙谋树芳规於珂里绳其祖武奏茂绩於彤廷兹以覃恩赠尔为通奉大夫锡之诰命於戏□□构以培基德钟家庆沛丝纶而锡命泽渥泉台

制曰德门衍庆渊源早裕夫孙谋盛世推恩纶綍载扬夫母范尔王氏乃郎中銜加五级张学良之祖母高门毓德华閼传芳有谷貽孙赖同心於内助自天中命□异数於中闺兹以覃恩赠尔为夫人於戏光生綸翟常昭彤管之辉德媲珩璜允著徽章之色

宣统二年十一月十九日

□□王太夫人墓碑

太夫人黑山王氏处士讳文礼次女归海城张

氏为处士讳发第三子妇处士讳有才继配生子男
三人女一人孙六人长男作泰早世次作早镇安子
警总长击匪捐躯赠守备给云骑尉世职次作霖盛
武将军奉天督军兼署省长将军生而最少早孤而
家又贫流离颠沛之中赖太夫人以长以养以至於
成人迨将军既綰虎符躬司军旅太夫人犹及身而
亲见之当世荣而称焉太夫人生于道光丁酉年正
月十二日卒于癸丑年八月二十三日享寿七十有
七以其年十月十三日葬於锦县东北七十八里之
驿马坊从形家卯山酉向丙辰之岁将军綰军民两
篆政绩懋著去太夫人之逝已三年矣军佐僚属
相与议曰太夫人教子於家有功於国是故福全德
备者今墓门有石无文甚不足彰懿德而垂后世遂
合辞以请将军将军曰报本返始余岂敢忘虽然余
无文余不敢为也遂以属全铠既□不获辞则谨叙
之曰张氏为海城旧族至将军既孤始随太夫人移
徙黑山黑山海之邻邑也相距二百里遥比太
夫人歿遗囑葬于驿马坊勿归柩且用形家言将军
考有才公兆已得吉甚不宜於迁柩故将军之考仍
其旧兆而太夫人独葬於是太夫人以二十五岁适
有才公佐理家政勤劬耐苦后更灾□备历诸艰以

将军乘时崛起自困而享性情慈厚饶有远识辛亥
二岁将军力任保安驻手省垣一人至黑山迎养太
夫人曰汝已致身为国矣国家多难恋我何为此再
三请始肯就养然终以致身为国之言以励将军将
军所以功望益隆为吾奉□民之保障□太夫人
之教也是可称已辽阳袁金凯撰文沈阳张之汉策
额沈阳谈国楫书丹盛武将军陆军二十七师师长
奉天督军兼署省长特加上将銜陆军中将勋三位
一等大绶嘉禾章二等文虎章男作霖立石
民国五年十一月

（注：碑文因年久残缺有误请指正）

忆父亲张作霖

张怀英

我父亲张作霖字雨亭，原籍有的说山东，也有的说是河北省河间府。总之，父亲年幼时家境贫寒，随祖父张永贵到关外去谋生，在辽宁省海城县落户。祖父生了三个儿子，长子张作泰，次子张作孚，三子便是我父亲。他曾上过一年私塾，因一事无成，又送去学兽医。因他

精于骑射，又会相马，故在清朝军队马玉昆部下当了一名哨兵，从此结交了很多入，并与辽西冯麟阁结成朋友，又和冯麟阁在赵家窑为地主赵占元设立“保险队”，保护了赵的财产和身家。赵占元看父亲不错，便把女儿许他为妻，婚后在海城大高坎镇开了一兽医桩子。自此，父亲即以海城人自居。

后来，父亲平步青云，当了“东北王”，妻妾家室逐步变多。父亲共有妻妾六人，男儿八个，女儿六个。妻妾六人是：原配赵氏，即赵占元之女，继配卢夫人，三房许夫人，四房被张撵走，五房寿夫人，六房岳夫人。过去对这些眷属均以排行相称，称一太太、二太太、……自从父亲进入北京中南海，家属也随之搬入怀仁堂，寿夫人首先提议，今后统以娘家姓氏相称，不再用三大太、四太太这类称呼，经父亲同意，以后改称“岳夫人……。”

六个女儿是：长女张冠英，二女张怀英、三女张怀童、四女张怀卿，五女张怀仪，六女张怀敏。长女为赵夫人所生，二、三、四女为卢夫人所生，五、六女为岳夫人所生。

八个儿子是：长子张学良、次子张学铭，三子张学曾，四子张学诗，五子张学森，六子张学俊，七子张学英，八子张学铨。张学良、张学铭为赵夫人所生，张学曾、张学诗为许夫人所生，张学森、张学俊、张学英、张学铨为岳夫人所生。

赵夫人是我东房妈，什么时候去世，我记不清了，据说是在张学良八岁时（即一九一六年）因病去世的，埋葬洮安府，后随我奶奶王氏的灵柩，一同移葬在辽宁省锦县驿马坊。我还去过，当时看坟的姓齐，老齐家有个小子叫齐子荣和我差不多岁数。老齐家和我们还很不错，到那去总要和齐家人说个笑话什么的。卢夫人在天津去世，骨灰盒放在天津，总想送到锦县和我父亲葬一起，至今也没成。许夫人在北京去世，葬在北京八宝山上。寿夫人、岳夫人都在台湾，因没联系，情况不清。

父亲素日教子甚严，儿女婚事，必须从命。学良十五岁结婚，女方于凤至比学良大六岁，成亲后俯首贴耳，从无异言。

我及笄后被许与蒙古达尔罕亲王之子，此

人有神经病，非常粗野，忍痛多年，常住娘家，直至父亲在皇姑屯被炸去世，才解除这段包办婚姻，另与陈篆之子陈友涛结婚。其余各女亦均在父亲包办婚姻之下而成亲，父亲去世后，始获自主。如五女张怀仪，原与靳云鹏之子订婚，双方并无感情，最后也解除了婚约。

父亲平日生活尚俭朴，总是长袍马褂，抽旱烟袋。最喜欢打麻将，斗十胡（纸牌），不论在奉天（沈阳）、在北京、在天津，总有一伙人陪他打牌。有时在家里犯牌瘾，便把子女晚辈叫来陪他玩。

一九二八年父亲由北京返回奉天，乘坐的车确为当年慈禧所置备的专车，车内装潢极讲究，一间大客厅，一间大卧房，车内全用金黄色丝绒所装饰，窗帘，座椅全是黄色。岳夫人随行，在卧房内为父亲烧制烟泡。专车自北京动身时，奉天即接到电报，吴俊升特地赶到山海关去迎接。吴登车后即在客厅桌上与父亲相对而谈。专车上除岳夫人随车服侍外，另有医官杜泽先和理发师陈师傅。杜医官自十八岁即为父亲看病，每赴各地，必随侍在侧。此次父亲

在皇姑屯被炸，据杜诊断为脑震荡过重，流血过多，故抬至大帅府已奄奄一息，口中仍不断咒骂：“小日本真可恶，我知道是谁干的。”因在北京出发前，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还找父亲签字（答应“日张秘约”即履行郭松龄倒戈时所允诺的条件），谈的面红耳赤，不欢而散。故父亲死前，嘴里仍念念不忘地骂“小日本太可恶。”

父亲受伤后由张学曾、杜泽先、齐恩铭等抬至大帅府，不久就去世了。但对外严格保密，只告大帅伤势轻微，正在治疗。杜医官每日仍按时到府上班，填写病案，厨房每日三餐仍按时送饭进去，家人一律不准啼哭，不穿孝服。从外表上看，非常镇静，一如往常。日本领事馆每天均有人来探视，概由杜医官代见，以病人需要安歇不能会客为由而拒绝。我家所住的大帅府，前院是一幢小楼，后院是一幢大楼，我们在院中经常发现有日本人在城墙上用望远镜向院内窥视，院内安静如常，他们疑信参半、摸不清底细。

我大哥张学良于父亲死半个月才回到奉

天。是化装混在闷罐兵车而回。相见后大哥面色黧黑，胡须头发都很长，身上穿了一身灰布军装，张口说话时，我们才认出。大哥在灵前抱头大哭，我们也随之哭起来，积闷于心中十余日的悲恸，这才得以号啕出来。即日，对外发表大元帅不幸逝世的讣告，日本政府还假惺惺的派来一个林权助公使到帅府来吊唁。

父亲死后，由外边请木匠来帅府打的棺材，来人在帅府吃，在帅府住，不准外出。棺材是阴沉木的，和一般棺材一样，有大小头。打完后漆了好儿回，又黑又亮。入殓后，始终停在元帅府小花园的小楼里。因抚顺元帅陵没有修成，一直到日本人来（即：“九·一八”事变）也没入葬。日本人占领奉天，我们全家人都跑到北京，以后经日本人的手，把我父亲埋葬在锦县驿马坊和我东妈赵夫人葬在一起。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

（胡滨记录整理）

张作霖被炸身亡

温 守 善

张作霖根据总参议兼三、四方面军团长杨宇廷的意见，决定离京返奉。一九二八年六月三日凌晨二时，张由中南海秘密的到前门火车站，当时只有留北京的四十七旅旅长鲍毓麟到车站送行，温守善是张的校尉处长，跟随张左右，一同登车。

张作霖乘坐的是当年慈禧太后用的专车。随同上车的还有潘复、鲍贵卿、莫德惠、刘哲、日本顾问荒木。潘、鲍坐在专车前节兰皮车厢，到天津后下车。莫、刘、日本荒木虽随张同行，但不同一车厢。张的五太太寿夫人，带行李物品坐压道车先行，张的六太太岳夫人与张同车，在张的那节车厢后面的一节车厢里。张的卫队团长于恩贵和卫队营姜营长在专车的前节车厢里。温守善一直在专车里负责照料。

车到山海关，黑龙江督军吴俊升在车站等候，他上车后说他是代表东北各方迎接大元帅回奉的。老哥俩在车上面对面坐着，畅谈着北京、沈阳情况。六月四日早，专车到达皇姑屯车站，张景惠、刘尚清、齐恩铭、臧式毅等都在那里迎候，并说其余家人和文武官员，都在奉天新车站等候。张和迎候人员招呼后，专车继续前进。当时，只张景惠上车同行，但没和张在同一车厢。

离皇姑屯车站约二百米处老道口，是日本人经营的南满铁路和中国的京奉铁路交叉点，南满铁路在上面通行，京奉铁路在下边穿行，上边有日本人设的岗楼。日本人根据不平等条约所享有的满铁附属地特权，老道口归属日本的警戒线。

离开皇姑屯车站，张乘坐的那节专车只有张作霖、吴俊升和温守善。由于当时正是早晨五、六点钟，张和吴都望着车窗熹微的晨光和青绿的庄稼，边看边谈。正当这节专车穿行老道口交叉点时，轰隆一声大震，烟尘滚滚，砂石纷飞，把车厢炸碎。吴俊升脑袋上被扎进一